传递，情报的获取，是相当困难的。郑成功收复台湾时，朝鲜并没有立即得到这个消息，而是在若干年后才得到不确切的传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对朝鲜有多大影响，还有待于提出可靠的史料根据。

注①吴晗辑：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（以下引自本书第九、十册的引文，只注总页数），3766页。② 3857，4026页。③3944，3969页。④4075，4091页。⑤3871页。⑥3965，3993，3997，4009，4069，4089页。⑦4026，4062页。⑧4082，4084页。⑨4030页。⑩4045页。⑪4047页。⑫林春胜等编：《华夷变态》，日文本上册，135页，东洋文库，1981年版⑬ 4084页。⑭4092—4094页。⑮3997页。⑯4000页。⑰4003，4012页。⑱4015页。⑲4003页。⑳4013页。㉑3993，4000页㉒3999页。㉓4004页。㉔4013，4018页。㉕3590页。㉖3965，3968页。㉗4076页。

试解“星斗南”

王　善　中

据樗园退叟（汪堃）、《盾鼻随闻录》卷一，《粤寇纪略》中记载，林则徐临死以前，曾三呼“星斗南”。短短三个字，似乎是他的临终之憾。

后来，金安清：《林文忠公传》、李元度：《林文忠公事略》、郭柏苍：《林文忠公遗事》、《福建通志·林则徐传》等书中也都记载此事，但均未释其意。

一八八四年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，至广州，偶然间，“始悟其语”，认为“新豆阑，广东要地，公（指林则徐）临殁连呼之，人讹为星斗南”。①仅用张之洞此说来解释“星斗南”三个字，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。但该说却言之有理，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人，新豆阑发音成星斗南，按其家乡方言，两者同音。

新豆阑，也确实在广东实有其地。至今福州、普宁（即林死之地）一带民间还这样传闻，认为该地即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。②六十年代初，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在陈锡祺教授指导下，到十三行街进行实地考察，得知，当年在十三行街附近，确有豆栏中、豆栏东等地名。③而林则徐为什么偏偏三呼其名呢？

一八四七年，林则徐早已离开广州，时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要带兵强行入城，广州人民在社学的领导下，发布抗英公召，筹募经费，组编壮勇，准备和英人决一死战，在这种气氛下，英人终不得入城，投降派耆英在侵略者和人民的两头压力下，只得借故调离他职而去。英人没有办法，也只能“以重价承租新豆栏南口内外数丈之地”，④求得居住上的方便。据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道光朝）卷78《耆英等奏缕陈近日办理洋务体察情形析》中记道：

“又十三行暎咪两夷馆中间有一小港，土名新豆栏，地极湫隘，而往来行人甚多，良莠不齐，民夷杂遝，因而易生事端。该夷屡欲在巷口租地建房，藉杜纷扰，而民人坚执不从。现经委员传集业户，反复开导，始议定将该处南口内外铺户六间租给夷人……该夷已筑起围墙，将两夷馆联络为一”。

侵略者用“重价”、官方以“反复开导”可以说是以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取得“铺户六间租给夷人”这一微乎其微的收获。林则徐闻讯，对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倍加赞赏，在《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》中说，广州“不至卧榻前任人鼾睡，其功在于彼间民人义愤同心”⑤。

推而论文，林则徐临死前三呼“星斗南”，决非偶然，这其中含有对外来侵略者的警惕，也

含有着对广东人民英勇抗英斗争的怀念。这和他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致的。在即将回到阔别多年的广州时，他病倒了，怎能不深为遗憾，从而发出最简练、最深刻的“星斗南”之呼声呢?“星斗南”短短三个字，充分发映了林则徐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① 王德乾等:《南皮县志》卷14，43—44页。
② 杨国桢:《林则徐传》463页。
③ 广州《羊城晚报》1962年12月25日
④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道光朝)卷78(中华版第三册)3100页
⑤ 《林则徐书札》引自杨国桢《林则徐传》460页

文献与调查

谛巴奏章

赵 云 田

谛(第)巴·桑结嘉错(1653—1705)在一六七九至一七〇三年总揽西藏政务，是清代前期西藏政治舞台上有影响的人物。清前期，他在清中央政权和西藏、厄鲁特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康熙三十六年，他几次上奏章给康熙帝，陈述了对当时中国西、北地区政治局势的意见。由于这些奏章在《清实录》中所记寥寥，故人们只能从有关记述中对这一奏章的内容做些揣测(参阅王尧:《第巴·桑结嘉错杂考》，《清史研究集》第一辑，第194页)。最近，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翻阅档案时，查到一件谛巴奏章的汉文译本。奏章原为藏文，上康熙帝阅视时，由理藩院绝帖式译成了汉文。笔者整理时取消了抬头格式，并适当地做了标点和分段。

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，尼麻唐胡图克图将第巴奏章上奏康熙帝，康熙帝命议政大臣等议奏。第巴在这一奏章中，谈到“达赖喇嘛避忌坐禅，丑年出定”；“班禅胡土克图，或即令赴京，或另日前往，定议再奏”；“噶尔丹女，或令离异与否，伏候圣裁”；第巴“以无知，或有违圣意，伏乞宽宥，今当谨遵圣旨，竭力自效，祈俯念达赖喇嘛，锡以温纶”(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81，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壬申)。这应是第巴的第三次奏章，也即是笔者在档案中查见的这一件。现整理如下，供清史研究者参考，奏章中提到的“波朔克图”即指噶尔丹。

谛巴奏章

总统天下威福普昭至尊文殊菩萨天朝皇帝睿鉴之下，掌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、布忒达阿白迪俯伏敬谨合掌奏言：

顷颁严旨训饬弗克负荷谨陈其故者：北方一带汉人、蒙古皆敬礼达赖喇嘛索讷木札木错宗喀巴之法，自是以来至此达赖喇嘛皆为施主。此中护法之人无有过于先帝太宗皇帝者。且世祖天朝皇帝时，邀请达赖喇嘛至于京城，颁示温旨，加以封号，阐扬佛教于天下，如日月之昭明。今达赖喇嘛年老，以其众事委托于我。与众言：我谛巴与达赖喇嘛无异，押有手印，宣布于土白特、喀尔喀、厄鲁特。我敬事达赖喇嘛，而我土白特人众惟愿普天之下天朝皇帝为护法主，一切道法皆得安宁。此外倘有异心，三宝照鉴，谴降威灵。我土白特古籍有云：虽行善事，而不能适符于佛心。至尊天朝皇帝颁降严旨，与此胳合，弗克负荷，不胜中心畏惧。